

# 主业会的第一个圣体柜

至圣圣体在1935年3月31日被恭存於主业会的第一个中心---位在斐拉斯街(Ferraz Street)50号的DYA学舍。沛多．卡西亚罗Pedro Casciaro犹记那是个极为简陋的木製圣体柜...

2009年3月1日

1935年当沛多．卡西亚罗 (Pedro Casciaro) 在马德里攻读建筑时首次遇见圣施礼华。打从一开始，父亲(如

同一般人如此称呼圣施礼华般)为他打开了成圣和使徒工作的宽广视野。尔後他成为了主业会的会员并进铎成为一位神父。他在主业会的初期，是圣施礼华的得力助手，在1949年圣施礼华派他到墨西哥开始展开主业会的使徒工作。直到1995 年辞世，他都一直待在墨西哥。

以下摘录他回忆起一次因缘巧合，圣施礼华勉励他去陪伴恭存在斐拉斯街(Ferraz Street) 50号DYA学舍(主业会的第一个中心)圣体柜内的吾主。

\* \* \* \* \*

1935年，马德里

一天我去和父亲谈话时，发觉到他特别地快乐。通常，当我见到他，我会先开口说话，而父亲会很仔细地听著，一句也不打断直到我说完。他会问我的内修生活、我的课业、我的父母亲等等...之後，他会给我一些他的意见。然而那天却非如此，反而是他

先开始话题，他解释让我知道马德里的主教李奥波多·伊荷·嘉瑞主教(Don Leopoldo Eijo y Garay)，已经给了他们所需要的许可，能在位於斐拉斯街50号的学舍 – 法律与建筑学术性宿舍(西班牙文Academia Residencia DY)中的小圣堂，恭存至圣圣体。

在我第一次与奥古斯丁·汤玛士(Augustin Tomas)去学舍时，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圣堂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个安详小巧的圣堂，在学舍另一侧的一个房间内，通向一个宽敞宁静的小花园。那间神圣、简樸及宜人的小圣堂，明显地是出自於爱而去完成的。在祭台上方的墙上有著门徒们在厄玛乌与主相谈的画像...

接著父亲雀跃地告诉我關於所得到的许可。而我呢，老实说對於他所讲的，只有一点儿的概念。我欠缺足够地基督徒培训去了解何时，而且如何能在一个神圣的地方恭存至圣圣体...

## 你要帮助我去陪伴祂

父亲以极大的耐心解答了我所有初级班的疑问，他详细地以言词解释著圣体这透露出他对於在圣体内的耶稣，有著深厚且诚挚的虔诚热爱。

「吾主绝对不会在这里觉得寂寞或是被遗忘，纵使可能有时在一些教会会是如此，」他温和地说著「在这儿，在这间屋子内，住著许多学生以及有许多年轻人来来往往，祂会很开心能身处在我们的虔敬中，你要帮助我去陪伴祂。」

我很感动於他对於圣体的那份热切忠诚的爱，也因为在我去建筑学院的途中会经过学舍附近，于是我满腔热情地决定要尽我所能地常去小圣堂，在圣体柜前祈祷一会儿，就像是父亲鼓励我们去做的一样。

一定就在那时，他口述於我神领圣体的祷文：「主，我切望祢以圣母受孕时，纯洁、谦逊和虔敬的精神，领受祢至圣的圣体。」

## 主业会的第一个圣体柜

不久後，在1935年的叁月叁十一日，父亲能首次在小圣堂主礼弥撒，并且主业会的中心首次恭存至圣圣体於圣体柜内。那是一些修女们借给父亲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木製圣体柜。他的喜乐，交错著因无法奉献一个更为尊贵的圣体柜和圣器於天主，而深感的悲伤。因为他总是希望能献给天主“如亚伯般的牺牲”，對於崇敬天主绝对仅用最好的。

几年後他说道：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祭台和圣体柜必须是上等的，一开始，我们可能不能做到。第一个圣体座是铁製的，漆上银漆：仅有中间放圣体之处是镶银的，而第一个圣体柜仅是木製的...一位我敬爱的赎罪会修女借给我的。我多麽伤心只能献给吾主如此简陋的东西啊！」

\* \* \* \* \*

节录自Dream and Your Dreams  
Will Fall Short, Pedro Casciaro,  
Scepter, 1997, 第26至29页

---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 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  
zhs/article/article-148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148/) (2026年2月5日)